

主編 王雲五



偉人的母親

小原國芳編
高金郎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小原國芳編
高金郎譯

偉
人
的
母
親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目錄

一、福澤諭吉的母親——於順……………	一
二、野口英世的母親——席卡……………	九
三、東鄉平八郎的母親——益子……………	一八
四、賽珍珠的母親——卡洛萊茵……………	二七
五、愛廸生的母親——蘭兮……………	三六
六、林肯的母親——南西——莎拉……………	四五
七、華盛頓的母親——瑪麗……………	五三
八、哥德的母親——卡達莉娜·耶黎查別特……………	六一
九、丕斯達羅吉的母親——斯然娜……………	六六
十、康德的母親——安娜·雷吉那·羅伊特……………	七五
十一、聖法蘭西斯的母親——瑪倫娜·彼加……………	八〇
十二、奧古斯丁的母親——萊尼卡……………	八七

十三、格拉古斯兄弟的母親——克魯尼琍亞·····	九二
十四、「外國人」眼中的孟母·····	一〇〇
十五、無名的母親·····	一〇六
1 母親的傷痕·····	一〇七
2 不關門的家·····	一〇九
3 你的母親寄·····	一一一
4 打兒子的媽媽·····	一一五

福澤諭吉的母親——於順

從小看大

「上天不生人上人，也不生人下人。」——在士、農、工、商等階級觀念還非常濃厚的明治初年，就抱持上述這種「人類生而平等」的民主思想，獻身國民教育，建造日本發展基礎的福澤諭吉，被日本國民尊爲「民主主義之父」兼「國民教育的開拓者」。他的大名，將隨日本歷史而永垂不朽。

諭吉有這種思想，固然應歸功於早年接受西洋的學術理論，但能把它當做自己終生的努力目標與改造社會的準則，究其根本，則完全是少年時代得自母親的感化之功，實不容諱言。正如俗語所說：「三歲看到老」；人的一生很難更改的品性，大都在他的幼年時代就已經確立了。由下面幾個小故事，可以證明此言之不虛。

寂寞的生活

諭吉是江戶末期天保五年（一八三四）十二月十二日生於中津藩主在大阪堂島糧食供應處的

宿舍裏。那時身爲中津藩士的父親，正受命處理當地的糧租。但是在諭吉出生後第十八個月，父親就死在任上。當然，父親死後，他們也就不能再待在宿舍裏了。從最小的諭吉到十歲的長兄間，還有三個姐姐。不得已，母親只好帶他們五個兒女回到豐前中津（公公）的老家來。

中津跟大阪的風俗習慣與所用的語言完全不同（指當時），這使好像來自另一個國家的諭吉一家，過着從不跟別人往來的寂寞生活。在這種情形下，諭吉的母親只好身兼五個孩子的慈母，好友、與嚴父；要嚴格地管教，要親切地安慰，還要細心地照料。後來諭吉回想起當時的情形，曾經有這樣一段話：（中津爲今之大分縣）

「一母五子，在完全不與人家來往，也很少跟外界接觸的情形下，晨昏所聽到的唯有母親的話語，尤其是教誨福澤家風的『誠心誠意』，所以父親雖然死了，也好像還活着一般。」而且兄弟五人，能够一次也沒有吵過架，更沒有不良的嗜好，這完全是母親的感化之功。

拿瓶子沾散酒的窮酸

在中津地方，與諭吉他們同樣身份低微的武士，因爲生活很苦，酒與醬油等都要一升升地零買才成。用現在的觀點來看，這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可是在當時，則是一件很難爲情的事。正如我們所謂的「窮酸」似的，拿着酒瓶去零買，有失武士的體面。所以都用毛巾遮臉，偷偷去買。但是諭吉的母親却告訴他們說：

「人只要行爲正當，努力工作，如果還是窮的話，也並不是可恥的事。比之於窮困，那種恥於困窮的心，才真正是可鄙的。」因而使諭吉從未遮臉就能毫不在乎，堂而皇之地拿着瓶子去買酒或醬油等。

「人應該要有正正當當的態度。爲此，就非常注意正正當當的行爲不可。」自己這樣講，而且也確實去實行，受到大家所稱讚的諭吉的人格，就是在他母親如此的生活教育中培養出來的。

對女乞丐的愛

諭吉的母親雖然也出身於武士家，但是一點驕傲的心理也沒有。對一般身份低的農、工、商人等（當時的社會觀念），都恭恭敬敬不算，就是乞兒也不厭其煩地照顧他們。

有一天，諭吉望着牆外，忽然面呈不悅之色，因爲與一個骯髒的女乞丐打了一個照面。那個的女乞兒，雖然還很年輕，但是洋溢着那種慣於奉承人家的臉色，正好像回到自己的家裏樣進諭吉家的大門。

這個女叫化子，不知是原來的名字，還是人家故意揶揄她的，都叫她「智慧」。她永遠是衣衫襤褸，蓬首垢面；全身既髒又臭，虱子亂爬，所以是這附近最討人厭的人。

但是諭吉的母親，只要智慧一來，就叫她坐在院子裏，稱讚她乖，替她抓虱子，還給她飯團

吃。

「智慧，你來！」這樣叫着，就帶她隨便在院子裏的草地上坐下。

「諭吉，諭吉跑到那裏去了？智慧已經在等我們啦！」

在諭吉來講，這簡直是無法忍受的，但也只好回答說「來了」，而到她們坐着的院子裏去。可是內心裏還是一百個不願意。

母親捲起袖子，坐在智慧的後面。

「要常常來喲，我會幫你抓得乾乾淨淨的。」她一面這樣講，一面撥開髒亂的頭髮找虱子，叫諭吉幫她將抓到的虱子用院子裏的石頭把牠砸死。

母親與諭吉的表情剛好成了對照；母親是親切的微笑，而諭吉則一臉極不愉快的表情。既髒又臭，打從內心底下就討厭她，隨着石子的「篤、篤、」之聲，更是煩透了。終於有一次，告訴他母親說：

「媽，我受不了。」母親聽了笑笑，說：

「真沒有用，你想，媽會覺得好受嗎？可是智慧生了虱子而沒有辦法把牠們除掉。她也知道能沒有虱子比較好，所以才到我們這裏來。不過她自己不能抓呀！由能够做的人來幫忙不是很自然的嗎？！我們同樣是人。人與人之間，幫忙做些她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不是應該的嗎？」講到這裏停了一下，又親切地告訴他說：「如果你也能這樣想，心裏就不會覺得不好受吧！」

母親說完，就在笑容滿面的情形下，伏身拾起放在諭吉腳邊的小石子，準備兼做諭吉所做的工作。忽然好像想通了似的，諭吉說：

「不！已經沒有什麼了。」而再度從母親的手上把石子接過去，繼續打虱子的工作。

二朱錢

在日本有一句「鷹寧願餓死也不吃麥穗」的話。諭吉的母親就用這條自己終身信守的原則來教育他的兒子。（註）

諭吉一家，從大阪回中津時，因為要修理房子等，急需錢用，所以諭吉的母親就請人幫忙招個會。這是按照當時的貨幣單位，一股兩朱（每朱十六分之一兩），由若干人組合，集成幾兩輪流貸給會員中最需要用錢的人的一種方法。但是某富翁因為感到太麻煩，頭次拿兩朱，以後就不管了。使做「會頭」的諭吉的母親，算來算去總是多了兩朱。後來終於找出原因，可是當時實在沒有能力還他，只好一直拖到十年以後生活比較寬裕時，才叫已經十三、四歲的諭吉拿二朱去還給人家。

但是那富翁說「那點錢是我自己毀約而放棄的，所以萬萬不能接受。」因而使諭吉大感為難。他想起了母親的個性及要出門時母親交待他「不論怎麼樣也要還給人家」的話。但是對方却說：「不，怎麼樣我也不能再要。」所以諭吉只好嚷着說：「不要也得拿去！」好像吵架似地。最

後還是把錢丟下跑回去了。

後來諭吉在東京「芝」區買有馬家的房子辦學校（今之慶應大學），事先講好三百五十兩金子，後來因官軍與幕府打仗，房地產價格一落千丈，可能不要一百兩或五十兩就可以買到。但諭吉還是按照先前的約定，給他三百五十兩。

諭吉這種驚人的高風亮節，亦可以說就是他母親那次爲了兩朱錢而感化他的了。

天下父母心

諭吉的青年時代，正好碰上不利率艦叩關要求通商，全國上下正給攘夷與開國兩個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。受震撼而覺悟的諭吉，決心學習進步的外國以圖自存；他先到長崎學荷蘭語，接着進入緒方洪庵學堂，拼命讀書。

「喂，這次來的那個叫福澤諭吉的，到底是什麼時候睡覺的呢？」同學堂的其他同學都這樣批評他，可見他是如何地廢寢忘食於學問的研究了。終於在短短的三年中間，使人人都知道「緒方學堂有個福澤諭吉這樣的人」。

不久，因爲做家長的長兄死了，使他不得不回到故鄉去主持家務。但是由於一心向學，只好將他想再到大阪去讀書的心意告訴他的母親。

那時的福澤家，因爲哥哥的病死及其他費用接踵而來，債臺之高已到了四十兩金子的數目。

而且五十多歲的老母親及長兄遺下三歲的小姪女都要生活，但是諭吉的母親却還能像以往那樣堅強地鼓勵他說：「不要爲了媽及向別人借錢就想不開，還是你的前途要緊。」

諭吉就將愛好學問的父親的遺物，及一切可以賣錢的東西全部賣光，湊合了四十兩，把債還清以後再到大阪去。這時候的情形，可以引用諭吉自己的話來說明：

「哥哥死後，把家財悉數賣光，真正到了一貧如洗的地步。讓老母親和小姪女留在這個從來沒有人訪問過的好像古寺樣的家，沒有一件用具或一分錢，自己像逃走似地坐上了船，連一向自認爲具有鐵石心腸的我，也不免爲之心酸。」

在這個時候，要是母親把他留下來將會怎麼樣呢？說不定這位偉大的先知先覺者福澤諭吉可能就會沒什麼出息，而致遲滯了日本的文明。可是事實上；諭吉在革命軍轟隆的砲聲，攻打東京城最激烈的時候，也能永不間斷地給年輕人灌輸新知識，教育出無數的子弟，使他們後來在日本的政治，經濟等各方面都有偉大的建樹。這正是日人紀念諭吉的偉大處，然而更應該紀念的還是使諭吉有機會成爲偉人的他的母親。

就因爲諭吉是如此被撫養長大的，所以也能有特別深厚的孝心。明治二年（一八六九），面對着別人因爲憎恨他傳佈進步的思想而籌劃的暗殺計劃，乃然能不顧危險，到中津去把母親和姪女接回東京，孝養終生，實在也是有原因的。

註：老鷹是強者，所以寧願餓死也不吃麥穗，白頭禿仔（臺灣南部的一種小鳥）是弱者，所以寧願吃泥巴渡日也不願餓死。

野口英世的母親——席卡（註）

慘不忍睹・殘廢了的手

沿猪苗代湖往會津若松市的縣道上，有一間看起來有點傾斜，而其實也的確是破舊不堪的荒屋。

明治十一年（一八七八）五月，一天黃昏的時候，因為剛好是這個地方的農忙時期，所以房子的四週都看不到人影，只有一位好像剛從田裏回來準備做晚飯的主婦般的女人，她自己一個人在屋後的菜園裏摘蔬菜。這是個恬靜的黃昏，夕陽的殘照把盤梯山那邊染得通紅。空中有小鳥兩、三隻，從湖上叫着飛過去。

「ㄍ——」突然傳來一聲像撕開絹布那樣的幼兒的尖叫聲，女人有如被彈出去樣的跳了起來，趕快跑進屋裏去。剛進門就聞到一股不平常的氣味。糟糕了！從稻草做的搖籃裏掉出來的幼兒，恰好跌進地爐內正熊熊燃燒着木頭的烈炎中，使他幼嫩的手腳都燒焦了，這怎麼能叫他不哭呢？

「阿！」幾乎快要發瘋的婦人，馬上一把把孩子抓起來。但就是這樣，幼兒的左手也早已燒

得面目全非了。她那顫抖的身體緊抱着孩子，在愛兒像撕裂喉嚨般的哭聲裏，自己也跟着嗚咽不停。於不知所措中，只有祈求平時所信仰的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來保佑了。

她開始不眠不休地看護。爲此使兩個眼臉都紅腫起來，眼睛也到了連東西的形狀都看不清楚的程度。她以爲這實在是一樁做爲兒子的母親所不應該有的疏忽；因爲即使他再怎麼熟睡，把幼兒放進地爐邊的搖籃裏自己外出也是講不過去的。加上這樣重的燒傷還不能讓他去看醫生，這位年輕的母親內心裏的悔恨之情有如萬箭穿心一般。其實在她們附近的鄉村裏也沒有醫生可找，如果要到遠方的市鎮去請，則更非她現在的經濟情況所能辦到。所以只好找附近好心的鄰居討些便藥來塗抹，以及一個勁兒地祈求菩薩的保佑。雖然經過幾十天的慘淡療護，總算把手治好了，但是那隻淒慘的小手，却像握起拳頭那樣地黏在一起。從外表上看來，活像一顆松樹瘤，終於成爲一個後天的殘廢者了。

「清作，你會恨媽媽嗎？對不起喲！請你原諒愚笨的媽媽吧！」

母親看着無可挽回的幼兒的左手，就抱緊兒子哭倒了。爲了贖罪，她在內心裏默默立下誓言：只要是有關於孩子的，不論多麼苦的事情也願意忍受。

在現代，日本可以向世界上誇耀的偉人中，其第一人選誰都會毫不猶豫地提到野口英世博士。他是美國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，日本帝國學士院恩賜的受賞者、理學博士、醫學博士、以及螺旋體病毒和其他一百七十五種對人類貢獻極大的發現者，他的大名爲全世界的醫學界所

稱讚，最後却在西非州安哥拉的小鎮上以戲劇性的動人場面而殉職以終（一九二八）。

廢手清作

幼名清作的野口英世，在豬苗代湖畔一個叫翁島村字三城潟的貧寒的村落呱呱墜地時（一八七六），野口一家可以說窮到不能再窮了。他的父親佐代助是個無心家事、到處受雇於武士們而住不慣家裏的人。即使偶而回到家裏來，也僅能去郵政局當臨時腳夫拿些菲薄的報酬而已。況且生來又好杯中物，自己賺來的一點錢也完全從酒杯中下肚了，所以清作與他的姊姊和弟弟及年老的祖母一家五口的生計，就非全靠他母親——席卡那雙瘦弱的胳膊來支撐不可。

可是她也只能一面耕種家裏剩下的一點田園，一面幫附近的人跑跑腿而已。但就是這樣，仍然不能讓一家過最起碼的生活。因而一到冬天，那種連馬都無法通行的瀧澤山隘連綿十二公里的雪道，到若松街上去肩挑重物的運送工作她也要做。這實在超出了一個平凡女人的能力，辛苦極了。

在這種環境之下還要讓到了學齡期的清作去上學，實在不是一件輕易擔負得了的事情。在席卡過度勞苦而疲憊極了的內心裏，有時也會有「乾脆不要讓他去讀書算了」的想法，但隨即爲另一種無可動搖的愛心——這個孩子無論如何也要栽培他——所取代，使她更奮起那令人尊敬的勇氣。堅忍着一切的勞苦，努力去做自己所能找到的任何工作。